

沈家  
以穆先生遺書

乙編

拾壹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枕碧樓偶存稿卷四

文四

書毛晉本孔子家語後

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篇其書久亡今之所傳家語乃王肅所爲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此說最是試取諸書校之但有字句之異同而無大端之乖謬惟本姓解七十二弟子解二篇與史記世家及列傳多有違忤王氏或別有所本非取諸司馬氏也此書世鮮善本四庫總目云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燦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善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猶爲近古是四庫所收亦毛本也今毛本又不可多得所通行者爲乾隆庚子李容重刻本嘗以史記集解索隱太平御覽諸書校

之此本譏脫正復不少試略舉之相魯篇器不彫僞句下  
御覽二百六十五引有市不二價一句又六百廿五引價下有小注  
各如其貨不相欺枉八字今脫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故西  
方諸侯皆取法史記孔子世家集解皆取法則焉今脫則  
焉二字厯階索隱引注厯階登階不聚足始誅篇同狴執  
之一切經音義三引狴作陸初學記獄十引執作繫狴字  
依說文當作陸此古本也執以作繫爲是致思篇故道雖  
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御覽六百廿二引重作動有勢  
上有德雖貴必四字今脫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御覽  
二百六十六引作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今脫誤三  
恕篇敢問持滿有道乎句下御覽四百五十八引作孔子曰高  
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

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自損而修益故也今  
脫守之以謙句下有後之君子感誠之至追而作銘十二  
字今脫好生篇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御覽五百一引作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歌其道也今  
謫衍觀周篇而竊仁者之號集解此句下有王注謙言竊  
仁者之名今脫六本篇夫子問之曰句下御覽九百二引  
有黃口盡得一句今脫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此不下原  
缺一字御覽四百七引作何人不與當據以補入辨物篇  
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世家十下有之字集解引王注十  
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今脫御覽三百七引作十丈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世家集解引王注各以其方面所有之  
財賄而來貢所以無忘服也句世家作使無忘服集解引  
王注使無忘服從於王也今脫因誓篇作磐琴以哀之磐

琴世家作陬探索隱家語云作磬操今王注亦作磬操琴曲名也則琴字訛也其男子有死之志句下世家有保西河之志集解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是家語本有此句及注今脫五帝篇五行之官名句下御覽七十引有王注但主五行之官名安得同名爲帝今脫本命解然後能食句下御覽三百六十引有朞而生臘然後能行今脫七十二弟子解顏淵三十一早死世說新語注八引一作二索隱引亦一作二冉雍伯牛之宗族句下索隱引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好販與時轉貨史記仲尼弟子傳作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索隱按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是家語本與史記同今本正文既訛注尤訛舛不可讀當據索隱訂正子路而惡言不入於耳注子路夫子禦侮之友惡言不入

夫子之耳集解引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  
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今本多訛脫澹臺  
滅明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  
之望弟子傳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  
留侯世家贊索隱引勝作稱  
與今本不同南宮韜索隱家語作南宮縚  
御覽三百九十二引作縚注音韜公析哀索隱家語作公晳克  
顏由孔子始敎學於闕里而受學索隱引無上學字漆雕  
開吾斯之未能信索隱引王注未得用斯書之意故曰未  
能信也今注多訛脫公良孺索隱引孺作儒秦商字不慈  
弟子傳字子丕索隱家語字丕慈正義家語字丕茲是唐  
時已有二本左傳秦墓父生秦丕茲事仲尼似以丕茲爲  
是然古人茲慈得通借也不字誤冉孺索隱引孺作儒顏  
幸少孔子四十六歲索隱引四作三邦異字于斂史記邦

作邦索隱家語異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邦異音圭所見各異是家語本作邦選今訛本姓解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索隱引作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送父周索隱引送作宋商頌疏引世本亦作宋送字訛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伯魚生也御覽九百三十六引作娶於宋之升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三日此多訛脫升官索隱引作并官蓋異文也上字誤公西赤問篇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告朔下有于太廟卒朔五字今脫以上若干條其大略也此外字句之不同彼此之互異以及注文之訛舛衍脫不勝枚舉余別有校語詳之毛氏原刻出于北宋而展轉遂寫三豕之訛恐亦難免耳歷代注家語者在元有王廣謀明何孟春病其庸陋荒昧重爲之注

頗有考訂補綴之功其時毛本未出故總目謂其臆測亦所不免四庫存目所錄者何注外有姜兆錫其篇次從葛鼐本與毛本迥殊總目謂其竄亂舊次勇於變古此外有包山陸氏家語注臨川陳氏家語獻其書皆少傳本惟孫志祖疏證六卷較爲詳明向嘗欲廣集諸家之書重作核勘之記乃諸書旣未能盡見而人事倥偬亦無此暇晷虛存此志而已

書江西通志後

江西通志地里沿革表南昌府漢高帝五年潁陰侯灌嬰渡江遂定豫章郡本史記漢書灌嬰傳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漢表同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功臣表陳嬰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灌嬰傳遂定吳豫章會稽郡亦在斬項羽之後豈二人共定豫

章郡邪朱樊江城舊事則據灌嬰傳明朱謀瑋豫章考舊傳以定郡築城二事皆屬灌嬰而於陳嬰無所辨證竊謂古籍流傳轉寫沿謬往往而有如漢書吳王濞傳王三郡五十三城卽本紀高帝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荆王者也荆吳二國相襲本無豫章寶應劉恭冕廣經室文鈔吳國江都國無豫章郡考云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稱豫章者衍字也漢書荆吳傳注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據此則章郡謬爲豫章史漢荆吳傳又云文帝三年削吳之豫章郡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至是而章郡之爲豫章其誤非一疑功臣表陳嬰定豫章當亦爲故章之誤彼誤章郡爲豫章郡此誤故章爲豫章也表云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黝縣南蠻中丹陽郡

卽故章也浙江在吳會稽封內丹陽據浙之上游故陳嬰  
定其地而都於漸以收建瓴之勢且鎮蠻方也故字誤豫  
遂與灌嬰傳相混且考項羽傳陳嬰未屬楚時已自定東  
陽縣及自楚歸漢復定故章浙江是堂邑畢生功勳皆在  
東陽鄣吳三郡正合其後封荆吳二王之地史漢二表故  
竝著之而先冠以自定東陽一語以見荆吳之得以立國  
者繫陳嬰之所廓清也若夫豫章之師陳嬰在事與否旣  
無本傳可稽而古今志地之書皆謂豫章南極諸城實灌  
嬰所築今仍以史漢灌嬰傳爲主而附辨功臣表之誤於  
此按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下東城厯陽渡江破吳郡長  
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史漢同通志據此竝引洪氏之說以定豫章者專屬之灌

嬰其說固爲有據惟功臣表灌嬰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殺項籍侯而不及定吳豫章會稽郡事今以道里及年月考之漢之圍羽垓下在五年十二月羽敗而追斬之東城當亦在此月中東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由此而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還定淮北中間尙有戰事而二月高帝卽帝位嬰必已在同上尊號之列爲時不過一月豈能遠至豫章豫章去吳水程千數百里逆流而上非旬日可到以道里年月推之必非灌嬰之所能及迨是年七月灌嬰又以車騎將軍從平臧荼于燕明年從至陳收韓信其後擊韓王信擊陳豨擊黥布無役不從灌爲騎將之冠漢有戰事倚以爲重必不使之遠涉江南經營造築之事若以屬諸陳嬰則無道里年月之疑矣功臣表堂邑侯陳嬰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

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自立爲王壯息侯千八百  
百戶志疑云壯息人姓名其時僭爲王據豫章浙江之地  
而都於漸陳嬰擊定之也漸卽浙江見水經漸江水注漢  
表都漸下誤增一定字千八百戶亦誤作六百戶師古謂  
陳嬰定諸地而都之謬甚據梁氏所說是陳嬰所定都漸  
之壯息兼有浙江豫章浙江定而豫章亦定豫章浙江地  
既毘連陳本屬楚新屬漢未有他功績史表侯千八百戶  
漢表六百戶似誤位次八十六非有克定郡縣之功豈能得此既  
定豫章又爲之築城高紀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正是此事  
陳未與佗軍從容造築年月自無抵牾至寰宇記南昌縣  
下引豫章記云漢高六年大將軍灌嬰所築城虔州下云  
漢高祖六年使灌嬰略定江南始爲贛縣立城防趙佗今  
州西南益槩水溪故城是也雩都下云雩都卽漢高六年

使灌嬰防趙佗所立縣也南城縣下云漢書地志高帝六年命大將軍灌嬰立豫章其年分豫章南境立南城水經贛水注南昌縣城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一統志引古今記豫章城亦曰灌嬰城在今縣東灌城鄉城隍橋西今爲黃城寺合觀諸說是以定郡築城屬諸灌嬰其說相沿已久今趙刻官刻水經注竝改灌嬰爲陳嬰而以灌嬰爲誤當卽以功臣表爲據志疑謂灌嬰傳之豫章當作鄣蓋亦據功臣表定豫章者爲陳嬰也今攷灌嬰傳總序所得爲郡二若所定者爲吳郡鄣郡會稽郡則三郡矣功臣表費侯陳賀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則當日定會稽者爲陳賀而非灌嬰灌嬰傳之會稽二字恐是衍文方與得郡二之文合二郡者吳郡鄣郡也凡諸記之以定豫章築城屬灌嬰皆相沿之誤漢

初無大將軍官名豫章記稱大將軍灌嬰亦非可見其語之未足盡信矣或曰黥布傳云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又云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是豫章於四年已屬淮南後來未必仍有定豫章之事且郡旣屬於王國漢何以復使人爲之築城不知英布四年封時不獨豫章未定卽九江亦尙屬楚剖符之事則在六年十二月布傳在四年者乃終言之耳

書唐律疏議進律疏表後

唐律疏議首列長孫無忌等進律疏表遂使五樓之羣爭迴地軸十角之旅競入天田五樓後漢初賊名號釋文詳釋之十角但出十角者其下文闕蓋逸之攷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

斬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又論  
云遂破龍祠焚罽幕阮十角桔闕氏十角蓋合舉四角六  
角而言佩文韻府三覺角字十角下引後漢書注單于子  
弟次第有四角六角之謂故曰十角今後漢書無此注未  
知所據何書當據以補之

書姜懷哲聖像論後

孔廟之有璪像非古也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璪像論  
者韙之國朝邵長蘅有復孔子像議其文未見南昌姜  
懷哲章圃文蛻有聖像論二篇極言聖像之不當毀其言  
甚辨然支離曼衍未可爲確論也竊嘗考之古有圖畫之  
像有匏金削木之像有搏土之像然皆非廟像也家語孔  
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  
惡之狀此圖畫之像以昭法戒者也後漢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蔡邕死

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堂

後充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

金象范

吳越春秋

使良工鑄

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越語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蠶之像而朝禮之

齊今者臣來過于淄上

金象范

之形戰國策

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廁此范金之

像或以爲規或以致敬或以示辱其意各不同也史記帝

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正義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

象于人形也戰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

而射其面說文偶桐人漢書江充傳言桐木人越絕書桐

不爲器用但爲俑檀弓孔子言爲俑者不仁此削木之像

或以遊戲或以從葬者也戰國策

齊

今者臣來過于淄上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

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

呂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今東國之桃梗